

此其所以也。夫以是而求之，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

夫以是而求之，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

此其所以也。夫以是而求之，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

夫以是而求之，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

此其所以也。夫以是而求之，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

夫以是而求之，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

此其所以也。夫以是而求之，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然其所以然之故，固已存乎心矣。

翻过九重大山，访问了九重山里的人，没问到天地相接之处；淌过九条河，访问了九条河边的人，未问出天地靠拢的地方；穿过九遍山林，拜求了林中的打猎人，听不到天地合缝之点，走过九个牧场，请教了牧场上的放羊人，都难回答他的问话，最后，在一个被晒化了的雪山上，支格阿鲁碰见了一个雪山老人，老人告诉他说：“天和地是没有一处合得拢的地方。”支格阿鲁忙说：“据说地上江河里的水，一直流呀流，最后流到天地合缝的地方，才又掉头流了回来。要不是这样，那江河的水为啥老是流不完呢，地上的水怎能是吃不尽呢？所以应该天地有个相接的地方。”雪山老人笑了笑说：“地上的水是流不转来的，江河里的水流来流去，一直流到伊尼尔惹（一个烧红了的极大地石板）上，便哗啦一声，水在极大的红石板上，被高度的热，烫得沸腾了起来，就全变成了云和雾，飞上天空去了，等到云和雾把天空装满了时，它们就互相冲撞起来，谁把谁挤垮了，就变成雨，跌到地上又成为了水，这就是江河中的水流不完，地上的水人们吃不尽的缘故。”支格阿鲁觉得这种说法，比他先听来的有道理些，便改变自己的主意，不去找天地合拢的地方，要找个比较高的地势，离太阳和月亮近一些的地方，再去拉弓搭箭射。

第一次，他找到一丛达薄（蕨蒺草），忙爬上去射，认为在这丛高高的蕨蒺草上，总会离太阳和月亮近些，哪知箭一飞出弦就不见了，没有射着，他生气地用手将蕨蒺草一拍说：“你这没用的东西！”从此，蕨蒺草再也抬不起头来了，只好爬着地上长，谁都可以任意践踏，没有一点用处。

第二次，支格阿鲁找到一笼乌蒙施俄（乌泡藤），又认为这乌泡藤长得高，离太阳和月亮很近，但站在乌泡藤上去射。哪知，箭没飞多远就掉下来了，也未射着，他发怒地把脚一蹬说：“你这长不高的东西！”至今，乌泡藤只有巴在一些矮树上长，自己不长骨头，单独站立不起来，

第三次，支格阿鲁看见一支吉矢（马桑树），心想马桑树长得高，可能挨近点太阳和月亮，又爬上马桑树上去射，哪知箭刚出弦，就飘到另一方去了，还是射不着，他冒火地用手一撇说：“你这长不直的家伙！”以后，马桑树再也不能直起长，总是弯躬扒腰，只长枝长叶不长杆，被开除出树的正谱名字。

第四次，支格阿鲁发现了一棵索玛（杜鹃花），他站到杜鹃花上去射，弦响后箭就看不见了，更没射着，他急躁地扬手一扫说：“你这好看不好长的东西！到现在，索玛花也是花多枝少，长不成材。

第五次，支格阿鲁高兴地来到一株特搏（马尾松）前，马尾松在山巅上冲天而长，他仰头看了看直挨云端的马尾松，很快爬上树去，认为这次一定能射下太阳和月亮，便满满地拉圆弓，发出一箭，箭不知落到哪里去了，没射着，他忿恨地诅咒说：“你这断子绝孙的家伙！”从那以后，马尾松的树根系上，再也长不出小树苗来，只有靠它的松籽来播种接代了。

第六次，支格阿鲁只好爬到玛啞（竹子）上去射，由于竹子长得又细又长，载不起他的重量，当他用力拉弓时，竹子一摇晃，只射了半圆弓的箭，更难射着，他不耐烦地用铜弓将竹子一击说：“你这不长心肝的家伙！”至今，竹子不仅总是低着头，而且中间老是空的，长不了心肝。

找遍了九十九个地方，都没射中太阳和月亮，支格阿鲁苦闷极了，他一定要找到个最高而又最适中的地方去射，想来想去，最后只好用箭去测量天和地的中心点在什么地方，如果能找着天地的中心点，这个中心地方可能就是天地最挨近的地方了。于是，他便跑到木都（东方）地方去射了一箭，箭头落到觉土木古上；他又站在木吉（西方）去射了一箭，箭出去也落在觉土木古；他又到益俄（北方）去射了一箭，箭也落在觉土木古，他又去到益木（南方）去射了一箭，箭也落在觉土木古。这就使他知道了，从东南西北四方射出去的箭，全都落在觉土木古地方，这觉土木古地方，便是天和地的中心点了。

测出地的中心点后，当然也就是天的中心处了，支格阿鲁忙去到觉土木古一看，只见哪里有座突尔峨山，山峰上长了一棵又高又直的杉树，这杉树高穿云层，树腰是白云缠绕，树颠是红云笼罩，那六个太阳和七个月亮，都耀武扬威地同现在红云的上面，支格阿鲁爬上突尔峨山峰，又爬了半天才到杉树顶，他忙拉圆弓，搭上箭，对着太阳瞄了又瞄，向着月亮看了又看，然后鼓足全身力气，嗖地一箭射去，只听见轰隆一声响，天空中顿时象撒满了金针，五光七色一齐翻旋滚腾起来，变成了九十九丈长和九十九丈宽的火焰，喷射着、燃烧着滚滚落了下来，霎时，红光满天，金色铺地，六个太阳和七个月亮，就被他射落五个太阳和六个月亮。天空中只剩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，吓得它们两个在天空中乱钻乱跳乱跑，最后不知躲藏到哪团云层去了，支格阿鲁这才吐出一口闷气，泄去胸中的忿恨，他高兴地称赞那棵大杉树说：“好样儿，你永远是人们的栋梁之材！”如今的杉树长得又高又直又大，谁见了谁都喜欢，谁不用它来修房建屋，作为栋梁之材使用呢？

天空没有了太阳和月亮，地上突然又变成了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了五指，动脚看不清方向，七个白天不亮，七个夜晚全黑，人们把松明点完了，火塘边的柴也烧光了，只有在房了内摸着墙壁行走，去沟边背水，去山上砍柴都困难了，大家整天睡在锅庄边上埋怨支格阿鲁，不该把太阳和月亮全射落下来，鸡鸭看不见地上的青草和虫子了，只有在栏内拍打着翅膀，咕咕喔喔地啼叫，怨恨支格阿鲁手太毒了，不该射落全部太阳和月亮，牛羊把刍都反完了，再也没有青草可嚼，只是困在圈内哞哞地叫，说支格阿鲁射落七个太阳和六个月亮是错误的；牧羊人的鞭子不响了，打铁老人的铁锤打不准了，天上的鸟儿不飞，河中的鱼儿不游。大家跑去向支格阿鲁说好话，请他快去把吓跑了的太阳和月亮找出来，向它们打（宰）鸡献酒去赔情道歉；要是还不出来，就喝血酒结盟约，允许他们长期留在天空里，为地上的人们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，造点福利。

支格阿鲁没法，只好又到觉土木古的突尔莫西（山脚）找来一条白骟牛，准备杀了去向那躲藏的太阳和月亮赔礼道歉，白骟牛一见忙说：“请不要先杀我，我愿意去喊藏起来的太阳和月亮出来，如果在大约在原来的三天三夜那样长的时间内喊不出来，你再杀我去赔礼不迟。”大约真过去了三天三夜那样久的时间，没有喊出太阳和月亮。支格阿鲁只好把白骟牛杀了，抓了四把牛血酒向四方；又把白骟牛的肠肚，肝脏，用四根白木棍穿起，插在四方；再把白骟牛的全身砍成四块，用青松枝叶垫着，放在四方；再把九罈莽酒，倒满四个九只鹰爪杯，摆在四方。这时，支格阿鲁才跪在地上，脸向着天空，诉说自己愚昧莽撞，应该事先向太阳和月亮打个商量，不该那样鲁莽和粗暴地去射，这主要是我支格阿鲁的罪过，现在特来赔礼道歉，请留下来的太阳和月亮，不要躲藏了，都出来同大家见面。这样诉说了三天三夜长的时间，支格阿鲁的声音快哑了，酒罈里的酒全空了，白骟牛的祭品也全都不见了，可那躲藏起来的太阳和月亮，仍没有出来。

支格阿鲁再去觉土木古的突尔木居（山腰），找来一只白骟羊，正要杀了去请太阳和月亮，白骟羊说：“先不要杀我，我可以去喊太阳和月亮出来，要是喊不出来，再杀了我去向太阳和月亮赔礼道歉。”三天三夜的限期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喊出来，支格阿鲁只好杀了白骟羊，也是先把血酒在四方，又把五脏六腑穿在四根桃木棒上，插在四方，再把白骟羊砍成四块，用蕨蒺草垫着放在四方；还用九罈酒，摆在四方。自己跪在中间，向天空中藏起来的太阳和月亮祈求说：“失了蹄的骏马，是它的性子太烈了，若是能原谅我错了，请允许我来赔罪，看在地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情份上，就出来吧！”支格阿鲁又叫了三天三夜长的时间，没有请出太阳和月亮来。

两次都没请出来，支格阿鲁最后只有去觉土木古的突尔峨（山顶）上，找来一只白公鸡，又要杀了白公鸡去请，白公鸡说：“请不要再犯你那莽撞粗暴

的错误，既不商量也不考虑，动手就先杀，作绝了路的事情，就不好挽救啰！”说完，便两脚蹬地，抖翅三次，伸长脖子，张开尖嘴，亮出嗓子，望着西方叫了三声，请太阳，太阳没出来；请月亮，月亮没出来，它又向着北方和南方各叫了三声，也没看见太阳和月亮出来。最后，白公鸡把伸长的脖子，仰到自己的背上，用足全身力气，拖长声音，慢慢悠悠地一直叫到地面，把脸都挣红了，对着东方长长地叫了三声后，只见天空中的两朵灰云和黄云，徐徐地分开了，现出两朵红云和紫色的云来，那两朵紫红的云又慢慢地分开，露出一片薄薄的白云和青云，在这片似纱的青白云后，隐隐约约露出来一个吓红了脸的太阳，一下吓白了脸的月亮。半天，她们才战战兢兢地问：“白公鸡，你叫我们出来干什么？”白公鸡说：“你们再躲不出来，地上的人们看不见种地，看不见背水砍柴，就要冻死，渴死了，爬的，跑的禽兽，都快饿死了；那些花草树木也要枯死，你们怎么不该出来！”月亮气得脸更白了，忙问：“那为什么支格阿鲁要射我们呢？”太阳也红着脸问道：“这次叫我们出来，是不是要把我们全射死了，支格阿鲁才罢休呢？”

白公鸡忙解释说：“不是支格阿鲁要射你们，而是你们一出来就是六个和七个，地上的什么东西都晒死了，为了救活大家，支格阿鲁才这样做的，他是为了大家，是一个好人呀！”

“那为啥事先不同我们商量一下呢？”太阳和月亮有些不相信地问。白公鸡忙又说：“这是支格阿鲁犯的一点错误，我们已责怪了他，不过，他当时确实也不知道，该找谁来同你们交涉。”

“你现在不是就在同我们交涉吗？”太阳和月亮还是不相信。白公鸡忙又解释说：“这是支格阿鲁要把我杀来向你们赔礼道歉，我自己出来喊叫的，如果你们再不出来，我就会被杀掉，你们也该救救我的命嘛！”这时太阳和月亮才勉强愿意出来同大家见面。

白公鸡把这些情况，告诉给支格阿鲁，他高兴极了，真没想到这小小的白公鸡，同太阳与月亮还有这么好的关系，能把他们请出来，他暗暗责备自己确实有些粗暴和莽撞，以后可不能再轻看一切小东西了，支格阿鲁忙对白公鸡说：“这是我错了，几乎杀了你，今后凡是同太阳和月亮打交道的事，就全听你的，全由你去办理，”白公鸡一听，也高兴极了，它忙伸长脖子，对着天空长长地叫了三声，天空中那片似轻纱的青白色的云，突然一下散开，一直躲藏在后面不敢出来的太阳和月亮，同时都笑咪咪地在碧蓝色的天空中，露面与大家相见了。

太阳和月亮都出来了，地上一下就有了光明，山里的牛羊叫了，牧羊人又回到了草坡；人们又忙着耕种了，老铁匠也点炉铸铧了。林中的鸟儿唱了，坡上的花儿开了，寨子上的炊烟也飘在山沟里搭桥了，一切都慢慢恢复正常起来，可是，这成为一对的太阳和月亮，为怕支格阿鲁再用箭射她们，便采用了同时一起出来，也同时一道回去的办法，她们一出来后，就要过九天才回去，把地的白天拉成为九个昼夜那么长；而回去了，也必须过了九天才出来，使地上的黑夜延续到九个昼夜那么久。这样一来，地上虽没有象六个太阳和七个月亮那样酷热酷暑，永无夜晚，那种难于生存的惨景，但现在仍是白天和夜晚过长，再因热冷还比效合适，地上的各种动植物，都很快发育生长了起来，人间又出现了很多的奇异现象。

一下，蛇长得象坎子一样高，苍蝇角斑鸠一样飞，蚂蚁同兔子一样跑，昨螭跟驢牛一样肥，蚊子和拳头一样大，哈蟆长得象个小石包，蕨蒺草长得房子高，索玛花开得角磨盘一样大。有一天，支格阿鲁把骑的一匹小马，拴在一棵杉树上，去山沟里找水吃，等喝完水走回来一看，那棵杉树新长高了九丈，把拴在树上的马，高高吊在树枝上早勒死了。支格阿鲁看见这种情况，又生气了。他想，这个太阳和月亮，还在与人们做坏事，一气之下要去射掉她们，可

是一想起前次没有很好商量的教训，便派白公鸡再去同太阳和月亮交涉，要求他们两个不能同时出来，又一起回去；要互相轮流出入，把昼夜拉短，有热也要有冷，白天与黑夜要分明，使地上不再出现奇形怪状的现象。

白公鸡把支格阿鲁的要求，又去告诉了太阳和月亮，虽然她们都感到支格阿鲁的态度有了改进，同意按要求去做，但总还是认为这样变来变去没个完，说话还不那么可靠牢实。过去射了我们，如今又把我们叫出来，现在又不准共同一起出入，如再这样答应了，谁知今后还要变多少新花样呢？因此，要同白公鸡订立盟约，歃血立誓，今后不准再变，说话算话，永不改口。白公鸡答应了，结果盟约议定：

白公鸡每天早晨，长叫三声，去请太阳出来；中午也长叫三声，表示问候和接待太阳；下午再长叫三声，欢送太阳归去。月亮跟在太阳的后面走，不能同时出入，不准发射同太阳一样的热光，要给地上洒些清凉的银灰色的光亮来，使夜晚不象锅底漆黑一团，既使人间看得见她，也要她能看得见人间，双方为了在遵守盟约中，不变言，不翻悔，白公鸡将自己头上的朱红冠子，用锋利的尖刀刻为九剋，滴出了九滴血在九罈酒里，举酒歃血盟誓，以表诚心，盟约结好了，从此，人们就有了正常的白天黑夜，一切自然现象也正规地生长与繁殖起来。

但是，已经长成了奇形怪象的那些东西，还应该要它们恢复原状，于是支格阿鲁使用了一天时间去打蛇，使蛇变成手杆粗，压在坎子底下，又用一天时间去打蛤蟆，叫蛤蟆变为手掌大，放在坎子的上面，再把苍蝇的翅膀折叠起来，使它飞不远，丢到野外去；把蚂蚁的腰打断后，埋进土里去；把蚱蜢的脚杆打弯，丢进草丛中去跳；把蚊子的嘴巴打成针样细，甩在水沟边；叫白骡牛把蕨蒺草吃短，叫雨把索玛花打落，叫风把杉树吹断。这下，地上一切又都正常了。人们按照白天黑夜去作息，按照季节时令去耕种，按照自然的变化规律去繁殖

生长，日子开始安定了，大家都齐声称赞支格阿鲁是个英雄好汉，为了酬报感谢他的功劳，觉土木古地方的人们，请山中那个放羊人和那个老铁匠，从九十九个牧场里，从九十九个马群中，挑选一匹虎耳兔眼，狮鬃鹿颈，四蹄生风，尾巴剪云的赤色神马，送给支格阿鲁，要他骑上这匹马，走遍九十九座大山，涉过九十九条河渠，去继续为人们除妖降魔，消灾灭祸。因为，地上还有很多妖魔，伤害着人们，没人敢去制服。

彝方
彝族文化研究中心
彝方
彝族文化研究中心